



# 土匪羊

路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I247.5/1633

2009



非

手

路生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匪羊 / 路生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60-5578-0

I. 土… II. 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050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张红霞  
插图绘制: 宁雪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7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小说应该是生命在游历中最庞大而最繁杂的真切体验，在这个裂变的时代，作家的命运应该用文字对人性无休止地还原。

——作者



## 自序

在这个一切都如机械般高速运转着的时代，我以我的方式尽量让属于自己的有些东西慢下来。我认定了，生命其实是一种速度，空闲会使我延缓这种速度，并使其具备一定的深度。

在这部小说里，我不知道把人写成羊并声称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无休止还原，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我始终坚信人性中无论如何都包含着“羊性”。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在写完《怀念羊》之后，更加坚定了去写《土匪羊》的信心。对此，很多人很是不解——中国人羊了那么多年，你还要去书写羊、歌颂羊，真是太不应该了！

面对这样的话，我常想到一首在我们的祖国曾经流行了很久的歌——《亚洲雄风》——我记得，那里面有一句让人非常可怕的歌词，大意是说我们的河像热血一样地流。我想，有时急切要表达的往往是最为柔弱的，如同当年的我们想要通过一首歌来证明自己的强大那样。

2007年对我来说是幸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有了自己的家；2007年，对我来说也是难以割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离开了我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兰州。睡在妻子如花似玉的怀抱里，我忽然感觉自己很像一只羊，一只有些不安分的逐山冈而食草的羊。于是，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远行的羊更为勇敢和悲壮，而有些事情与我们眼睛看到的无关，它需要用心体验，就像狼吃了那么多的羊，羊依然好好地活着！

为什么？

在边走边写、边写边想的路上，我终于隐约地找到了这中间的答案——在某些时候，我们少了的是一颗能够踏实做事、冷静思考的平常心，甚至在某种膨胀的欲望中失去人性的根本。

我深深地知道曾为军人的自己，身上是不缺少狼性的，我更看重的是那种善良情怀中的本真、那种近于愚蠢的诚挚。于是，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总会想到这样的一幅画面：

在一个月色黯淡的深夜，在一道贫瘠的黄土山梁上立着一只羊，角钢叉般优美地伸向灰暗的夜空，蓝色的眼睛在没有亮光的地方张望着远方，泛起悠远深情的光。它的命运和这夜色紧紧融合在了一起，但谁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之后，我老家那片厚土苍黄的旱塬总会飘然而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我便问自己：这样的一片土地为什么会生长出生生不息的庄稼和野草，进而养活那么多的人和羊以及其他？不等回答，我的身体里便有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我正是在这种力量里写《土匪羊》的，也正是在这种力量里，我把人写成了羊。我想，除了大地母亲之外，人有着太多的地方太像羊了——命运给了我们弱小的躯体，但我们正是用这躯体与命运进行着抗争——我们是羊，很柔弱，但却很土匪、很顽强。

这也许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终极意思了。感谢那些帮助、惦念和关爱着我的人们，感谢我在这部小说里引用过的那些诗歌的作者，是他们帮助我完成了自己的表达。在与羊相伴的日子里，我真诚感恩我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这个社会，并祈求明天阳光灿烂。

# 目 录



第一章	我是一头牛	001
第二章	有匹白色的马儿	016
第三章	蓝蓝的世界	034
第四章	你和城市的体温	050
第五章	高原的石头	065
第六章	兰州	079
第七章	你怀上了我的羔子	099
第八章	村里有羊走过	116
第九章	爸爸的故事	133
第十章	有什么想不通的	153
第十一章	那家伙是你爸	170
第十二章	你妈她还活着	187
第十三章	春天的字	199
第十四章	男男女女	215
第十五章	土匪和胎痣	226
第十六章	流过的泪啊撒过的尿	235
第十七章	他不会再来了	252
第十八章	在路上	269
第十九章	娘家人	281
第二十章	程咬金	299
第二十一章	雷锋是个神	314
附录	狼图腾与羊文化	318



## 第一章 我是一头牛

### 1. 一只小羊病了

一只羊和一只狼。

狼跳上羊的背把爪子插入了羊的脖子，在血的味道里，狼说：“不好意思了，我得吃你了……”

羊笑着说：“吃就吃吧……我吃了那么多的草……”

狼说：“你吃再多的草也不影响我吃肉！”

羊哭了：“地上的草越来越少了，我们羊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吃了我，你怕是再也没啥吃了……”

狼哭了：“其实我们是好朋友啊，我离不开你的……”

羊笑了：“这里没草了，我们不能不走了……”

狼抬起头来，张开嘴，血在旷野上落了一地。

很多的羊像沙子一样地涌过来，快把狼埋了。

狼说：“其实我的祖先就是牧羊的……”

羊说：“血的味道咋就这么大呢……”

狼说：“其实，我们都一样，不过叫法不同，吃法不一样……”

羊又哭了。

狼说：“你也会哭啊！”

在狼和羊的这段对话里，我匆匆忙忙地从城里赶回老家来。这时，我已是一只三十岁的羊了。我没有想到一只出生才十多天的小羊病了，它被我弄进了卫生院，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只住过院的羊。

那时，我站在羊圈的门口等你——我亲爱的小母羊，那羊圈就是我祖祖辈辈的家，也将是我们的家。我一遍遍地在心里吟诵着诗人莫少寒写下的一首诗，我发现我的眼睛变成了蓝色的。而当我用蓝色的眼睛看蓝色的天，忽然就发现那首诗被刻在了天上，成了羊毛的温暖：

村庄，这些天我总想放一群羊



那时我站在  
羊圈门口等你，  
我亲爱的小母羊，  
那羊圈就是我的家，  
我祖祖辈辈的家，  
也将是我们的家。

在暮色下  
我扬起鞭子  
眺望一个晚归的少女

母羊在灶火旁痛苦地生产  
我抽着烟卷  
盘算着打春时  
这小羔子能卖多少钱

储藏的冬草已经光了  
我与饥饿的羊对视  
它蒙眬的双眼  
没有我的辛酸  
村庄的夜里  
一个影子搬着西北地里的玉米秸





父亲驾着大辕车  
从村口走过  
我，一群羊，驻足  
注视着西北路上的坟丘

村庄，下雪的村庄  
我分不清羊与地

小羔子走进屋里  
把雪留在火堆旁  
留在我的祈盼中

开春时  
我要用两只羊羔做嫁妆  
迎娶那个晚归的少女

少女，你和我一样住在这个村庄  
你的脸蛋红扑扑的  
像熟透了的桃子  
我的脸夕阳一样苍老  
我吆喝着，眺望着

牧羊人，村庄  
一块贫瘠的土地生育着一群贫瘠的山羊  
一个少女孕育着一个贫穷的牧羊人

迎娶的队伍，尘土满天  
唢呐响彻在戈壁的沟沟壑壑  
打春了  
一只母羊孤独地吃着草  
愤怒地望着那个陌生的女人

村庄，羊，女人  
在一个夜中  
统统进入一个牧羊人的梦中

在暮色下  
我扬起鞭子  
眺望一个晚归的女人  
她的身材已经臃肿如牧羊人

一个熟悉美丽的女人  
一个已令我倍感憎恶的女人  
为什么提到这些就心灰意冷  
我的心一直下沉  
在咱村子的羊肠小路上  
我已经习惯  
裹一张羊皮袄  
躲在一个向阳的土坡前

每一个傍晚  
我都赶一群羊  
羊群的最后面我扬起鞭子  
像一个牧人驱赶时光

在遥远的西北，某个萧瑟的城市  
住着令我憎恶，思念的女人  
我用一千只羊  
编织了一千个破碎的梦

油灯下  
已没有什么浪漫的传说能让我安眠  
捧着一张变馊的羊皮卷  
直到两眼昏花  
看到你流泪忏悔的眼睛

这荒凉的戈壁  
我始终会赶着一群羊  
一边吆喝，一边仰望  
一边骂背叛我的那个女人  
她令我憎恶



像我憎恶这里缺水，缺粮……

我知道，羊圈此刻就是我们的家，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将要以羊的方式走遍西北。

夜里，有风吹过，妈妈那只苍老的羊告诉我，一只羊病了，它生下来只有十多天。

夜是黑色的，但在黑色的夜里我却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晶莹剔透的分明痛苦着的眼睛，一双会说话、我们能听懂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声音的眼睛。

我看到那眼睛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在天空之上看到的蓝色的、据说还有些像雾茫茫的地球，把我淹没在了茫茫的尘世间，把我淹没在了漫无边际的痛苦里，让我用忧伤和无奈把自己给活埋了……

这就是那只小羊的眼睛！它在妈妈那只苍老的羊的怀里，用它那蓝色的小眼睛对我说：“哥哥，救我！哥哥，救我！”

我的心被它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眼睛给撕破了，扯碎了——它不停地咳着，弱不禁风的嘴唇在黑夜里变成了黑色的，可怜的皮毛下凝聚了许许多多的流不出的泪——它把一切的希望都盛开在了它的眼睛里，它说：“哥哥，救我！哥哥，救我！”

我从妈妈那只苍老的羊的怀里接过小羊，我就真的成了它的哥哥。

卫生院的大夫、一只四十多岁的公羊，摸了摸羊的胸膛，很快就有了检查的结果：小羊得的是先天性的心脏病，而且心脏严重移位，肺上的毛病非常大。

四十多岁的大夫公羊说：“如果你有100万，我也不能保证你在大医院能治这羊的病，像它这种情况至少需要两次手术……”

大夫公羊话音里小羊咩咩地叫了起来，比哭还难受，仿佛，它听懂了大夫公羊说什么了。

大夫公羊又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深的夜里来给羊看病的，一只羊嘛，死了就死了吧……”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它来这个世界只有十几天，我们得为他尽到责任，求你给它一些药！”

大夫公羊摇摇头，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白大褂消失在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卫生院的走廊里。接着，我又看到了那双眼睛，它被泪水包裹着，仍然在对我说“哥哥，救我！哥哥，救我！”之后，在温柔平静中折射出一种凄惨但却安然的美丽，仿佛大海把我给吞噬了。

……

妈妈那只苍老的羊没有说话。我摸了一把眼泪：我一定要救活它！就在这个夜里，我们把一只羊安排在了乡卫生院里，我们因此被卫生院的、那些被称为大夫的

羊当成了神经病。

妈妈那只苍老的羊每天都买很多好吃的给那小羊，尽管那小羊什么也不会吃。

面对那小羊，我深深地感到，我弱小的力量就像一根毛想要撼动一座大山那样，只能在深深的痛苦里感到深深的无奈。

到了第三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医院，但妈妈那只苍老的羊却抱着小羊走了。

那天，我临风而立，在卫生院里茫然无助地哭了一个下午……之后，我开始疯狂地想念妈妈那只苍老的羊了，虽然，我知道她就在距我不远处的羊圈。

在卫生院的那几天，妈妈那只苍老的羊仿佛丢了三魂七魄，瘦弱的身子能被一阵风吹走，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力量，一种生命挑战极限的里程在绝望中闪光的希望——我想她是我的妈而不是那小羊的妈，但为什么她在那个时候会那样呢？

一想到这里我就哭，分明地，我把我身为三十岁的公羊的泪水流进了妈妈那只苍老的羊破碎的心田，在那里给了她些许滋润与安慰……

但是，那不过是一只小羊。

妈妈那只苍老的羊曾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母羊，每天天不亮她就套着犁唱火连天地进山了，山路难行，到处都是黑压压山包包，村里有些上了年龄的老羊吓唬她说山里有鬼，她就说：“鬼要是来了，我就抽它一鞭子！”

但是，嫁给父亲那只曾经当过兵的羊时，妈妈那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母羊怕了。那一刻，她忽然地就跑过来抱住了她的哥哥——后来我叫舅舅的那只公羊，说：“哥哥，哥哥，你以后要常来看我，我要去的地方离家太远，我会想你的，哥哥！”

妈妈那只小母羊说着和舅舅那只大公羊哭成了一团，她粗糙的小手将舅舅那只大公羊的手捏得生痛！

一朵鲜花一样的小母羊就这么远嫁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能盛开如初吗——我的妈妈——一只现在已经变得苍老不堪了的老母羊啊。

两年后，舅舅那只在公羊已经在外地工作了，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小母羊生下了我这只如今已经三十岁的公羊。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小母羊务农，父亲那只公羊在外当兵。舅舅那只公羊来看妈妈的那个晚上，我发烧了，我一哭，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小母羊就被吓得浑身抖个不停，对舅舅那只公羊说：“哥哥，我怕……哥哥，我怕……”

我的烧迟迟不退热，舅舅那只公羊决定连夜带我去医院，那时，我们这个地方白天只通一趟班车，晚上要出门根本就不能指望那车。舅舅那只公羊抱起我决定走着去几十里山路外的卫生院，妈妈走在他的身后，我哭个不停。

走着走着，舅舅那只公羊忽然就听到了一种像大树倒下去时的声音，回头却见



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母羊瘫在了地上，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哥哥，我怕……哥哥，我怕……”

我的哭声撕心裂肺，舅舅那只公羊抱着我，背着昏死的妈妈，走在沉沉的夜幕里。

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母羊呓语般地说：“哥哥，我怕……哥哥，我怕……哥哥，我怕……哥哥，我怕……”

舅舅那只公羊说：“妹妹，别怕，别怕，妹妹，天就要亮了……”

……

一朵鲜花一样的小母羊在以后的生活中她能盛开如初吗——我的妈妈——一只现在已经变得苍老不堪了的老母羊啊。

多少年了，我的哭声仍然撕心裂肺，妈妈那只漂亮如花的母羊仍然呓语般地说：“哥哥，我怕……哥哥，我怕……哥哥，我怕……哥哥，我怕……”

……

多少年了，我这只公羊终于活了下来。

现在，又有羊出生了，但出生只有十多天它却死了。它的毛湿漉漉的，还没有来得及长直，但却卷曲成了天空里的那首诗。我看着那诗不断地流泪，我知道有时候，温暖的东西也会变成冰冷的东西，它和冰冷的颜色都是白亮的，没有区别。

那是个下午，那羊的眼睛蓝蓝的，妈妈那只苍老的羊把她干瘪的乳房塞到了它的嘴里，它吃力地舔了舔妈妈的乳头，然后死了。我看见那时的天空不再是蓝的，成了妈妈那只苍老的羊的乳房的颜色，在褐色里微微地泛着些许白亮，而那颜色在天空里摇来晃去的，落在地上，成了一地狼的叫声。

就是在那叫声、那倒影里，我像舅舅那只大公羊当年一样把妈妈背进了卫生院，不过这回住院的是妈妈不是我。

就这样，开始在妈妈的病床前等你。不远处，是才死过小羊的羊圈。

## 2. 在一片哭声里

天空中有金光闪烁，我知道那是在《怀念羊》里写过的那个奶奶、一只比妈妈更加苍老的老母羊。此刻，她来了，她来护佑我们来了。奶奶骑着一只金羊，总在天空里这么飞来飞去的，在属于她的那道金光里，我看见妈妈变成了一只小小的羊，一只小小的躺在病床上的羊，微张着嘴，眼睛里多少有些无助，但不像那死去的小羊眼睛是蓝色的，能把我淹没。

我看见金光照亮了妈妈有些焦黄的脸，但妈妈的脸依旧是焦黄的，金光没有改变她的脸的颜色。她微张的嘴想要发出点什么声音来，但却什么也都发不出来。于是，我觉得她眼里的那些无助在空中飘了起来，把我和她都弄到了海底，而那无助却永远地漂在海面上，我想伸手抓它一把，但抓住的却是空气。之后，我看见妈妈



那被叫做头发毛有些湿了，渐渐地，湿漉漉的了，并且一点点地卷曲着，成了那只才死去不久的来不及长直的小羊毛。

我想说点什么，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这口气里，我感觉背上有什么东西在热乎乎地向下压，我摸了摸，没摸着，但却分明感到背上多了两只羊，两只母羊，一只骑金羊在天空里飞来飞去的奶奶，一只躺在病床上像生病了的小羊一样的妈妈。

接着，我听见了羊蹄丫的声音，沙沙地走过妈妈和奶奶那两只老羊的脸，沙沙地走过焦黄的黄土地上的沟沟梁梁，我看见那蹄丫把属于它们的印迹全踏进了那沟沟梁梁，全踏进了妈妈和奶奶两只老羊的脸。

由此，我认定了羊圈就是我的家，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以站立的姿态在羊圈的门口等你。之后，我没有任何缘由地泪如雨下，开始背着这两只老母羊在黄土塬上奔忙。

我相信，一只羊是能够变成神的，奶奶那只羊已经是了。这是2006年5月13日，我坚信这一天将在我心里成为永远不变的真理。

5月13日的夜里有小雨，雨滴儿从遥远的天空落下来，把路淋湿了，把路上的羊也淋湿了，但却把路边树上的那些叶子洗净了。我看见那个被我称为家的羊圈里有一盏灯，温暖得让我直想躺在它的颜色里睡上一觉，却又像梦幻一样地插入天空遥不可及。

5月13日，奶奶那只羊就像那灯一样亮在我遥遥远远的梦里，高贵地盘着头，一身蓝布衫上还散发着黄土地上的气息。目光嗞嗞地响着，柔肠百结地看着我，让我疲倦的影子重重地跌在了地上……

5月13日，是奶奶那只羊离开我10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的夜里，我就像一个没有支架的雕塑，被这小雨冲成一堆泥。之后，我发现我就是奶奶那只羊怀里的一根刺，一次次地刺痛着奶奶那只羊，因而我不是奶奶那只羊贴心的小棉袄，更不是奶奶那只羊穿在身上的蓝布衫的气息。

我轻轻一动，尖锐的刺刺进奶奶那只羊的肉里，刺进奶奶那只羊的心里，奶奶那只羊幸福地流着血。

5月13日。

夜里。

雨还在下，我好想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让这雨洗树叶一样地把它洗净，却又心乱如麻——如麻的心是多少蚕的丝，糅在一起，不可梳理，每梳一次都是天崩地裂的痛！

5月13日。

夜里。

雨，滴落我的身上，成了珍珠的。我闭上眼睛，我想起了向前的路，想起了我

和奶奶那只羊曾经的约定。5月13日，一身蓝布衫上还散发着黄土地上的气息，我醒在这种气息的落雨的夜里。

醒着做梦，在温暖的羊圈里。

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金羊，把它的金光留在了羊圈里，让我在这个不是秋天的季节里，就像一片落叶一样漫无边际地扩散着，扩散在了苍茫辽阔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却又在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时的体味也便多出几分艰涩的凄苦。

我不相信迷信，但奶奶那只羊的确是一个神。

1993年前后，曾是兵羊的我所在的部队在新疆克拉玛依附近的戈壁地里施工，任务是挖石油管道，工期非常紧，连队把每天的任务都分给了我们每只羊，完成得快就早休息，完成不了就得别的羊休息时接着干。

我当时大约还不到二十岁吧，体质不太好，干体力活总不如别的羊，但却非常要强，总不想落在别的羊的后面。在戈壁里挖管道，可残酷啦，如果分的那块任务碰到了坚硬地面，手上就得掉一层皮。

参加施工的当天，我的手上就被磨出了水泡，后来，水泡被磨烂了，整个手上都出血了，血在十字镐的把上结了一层黑黑的痂。睡觉，我都要把十字镐抱在怀里，原因是丢开十字镐等出汗手凉下来再去摸它，就会有一种钻心的痛让我龇牙咧嘴。

记得，那回施工，我仿佛倒霉蛋，分来的任务仿佛总是非常坚硬的地段，十字镐刨下去，只能在戈壁地里碰出个小白点来，而因此飞起带着火星味儿的沙子，总会欢呼着扑向身体，脸上也因此被那些飞来的沙子打得烂烂的。

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我像一部超常运转着的机器一样，整整坚持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没有怎么洗过脸，更别说洗脚和洗澡了，唯一的感受就是痛和累两个字。

年底，我回家，根本不知道这事的奶奶忽然问我：“路生，你的手是不是受伤了？”

我撒谎说没有，但奶奶那只羊却看着我一个劲儿摇头，还告诉我有段时间，她总在做一个梦，梦见一头小黄牛把两只前蹄伸给她，对她一个劲儿地说：“奶奶，我的手痛，我的手痛！”

说到这里奶奶那只羊就哭了起来，“在我的这些儿孙们里，没有比你更像牛的了，你犟得很，像牛一样的犟，我知道我梦见的那头牛一定是你……”

我就这样变成了奶奶那只羊心中的一头牛，死犟死犟的牛。

又过了几年，奶奶那只羊大约感觉自己要死了，就让父亲写信告诉我她十分想念我，希望我能回家来看看她，事实是接到父亲的信时，奶奶已经病得十分重了，而这父亲在信里并没有告诉我。因为不是十分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部队的工作总有一些忙，我大约是往后拖了一个星期才回老家看奶奶那只羊的。



还没进村，就有很多羊在那里等我了，他们见到我首先不是问我的情况，而是惊呼奶奶是个神，原因是大病的奶奶在我回来的那天，忽然就早早地起了床，把自己收拾了一番，然后就让我的叔叔和姑姑们那些羊在村口等我了。

我姑姑那只羊抓住我的手泪水涟涟地说：“路生呀，你可是回来了，你奶奶有好几次险些不成了，想你都快想死了！”

我一个劲儿地笑，姑姑那只羊就批评起我了：“见了你奶奶，你可是不能这么笑，笑了她会伤心的！”

见到奶奶那只羊时，我还是个笑。

奶奶那只羊看了我好一会儿，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

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回见到奶奶那只羊那么伤心淋漓地哭，她哭着说：“我知道你会回来，你回来了，奶奶就该死了……我就知道你会笑，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地笑，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哭呢？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怎么就不哭呢？”

奶奶那只羊就这么唠叨地说着，很快便头一歪晕了过去，在一旁守着的大夫赶忙抢救她。

我看到明晃晃的液体流入了奶奶那只羊的身体。

当奶奶那只羊再次睁开眼睛时，我本来以为她还要对我说些什么，但她却把我们家所有的羊都叫了过来，开始交待后事了。她首先对妈妈那只羊说：“我和你在一起二十八年，吵过也闹过，但咱们婆媳能走到这份上也不容易了，我现在要走了，我把你的羔子还给你，他是我从小拉大的……”

妈妈那只羊听了奶奶那只羊的话哭了，但奶奶那只羊并没有怎么理会她，接着开始向我的那些个长辈羊们交待事情，她对他们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要看在我一——你们的妈的分上，多担待路生一些，他这个羊太犟了，还有些土匪气，太容易受伤了，他要做什么事你们别去拦挡他，如果他知道自己错了就会回头的，你们挡他也是挡不住的……他要是有困难，你们就去主动帮助他，他不会求你们，但你们要是帮了他，他会感恩……”

奶奶那只羊就这么交待了十多分钟，我们一家的羊都在听，等她说完了我姑姑那只羊对她说：“妈，我看你这会儿一点儿事也没了，你是不是想你孙子想的？”

奶奶朝姑姑那只羊摆了摆手，然后就躺下了，把眼睛闭上了，大约过了一分钟，她忽然对我说：“路生，你还在那儿笑啊，奶奶把你拉了那么大，奶奶就要死了，你怎么还不来陪奶奶睡一会儿呀……”

我在奶奶那只羊的身边躺了下来，将一只胳膊给她当枕头，奶奶那只羊说：“路生，奶奶求你一件事，你走一趟奶奶和你的先人走过的那些路，你一定能找得到的……”

奶奶那只羊又说：“你要记住，在奶奶早些年乞讨流浪来这里时，路上遇到的那些好心羊，他曾给过奶奶一条裤子，你一定要去找了他们……”



奶奶那只羊最后说：“你要记好了，你要学会哭，你这个犟牛……”

我以为奶奶那只羊还会说下去，但一回头却见她死了，接着我听到了一片哭声……

### 3. 羊圈

我是一头牛，站在奶奶温暖的羊圈里。我不知道一只羊在地下是怎么腐烂的，我只知道很多的羊把奶奶那只羊给埋了。我感到我的头上长出了一对优美的角，我用铁器敲了敲它，传出优美的响声，脆脆的。

我分明意识到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了。

于是，我开始了一头牛的培育，我把一疙瘩黄土架在了我的两角间，辛勤培育着一束狗尾巴花。

我成天地游荡着，我相信日月更替、天地轮回、草木枯荣、生老病死，都属自然现象，我惊呼着奶奶那只羊的死于我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深信，只有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想，一只羊分明死去但又彻底活了过来，应该被称为奇迹。

我这么说并没有错。我成天把那疙瘩黄土架在了两角间晃悠着，只希望把我的某些杂乱思绪梳理整齐。

我想，和一只母羊一起走过青春，并使她挺起肚子成为母亲，是一种幸福；和一只母羊同床共枕、耳鬓厮磨、历尽风雨，直至垂垂老矣，更是一种幸福。不难想象，我爷爷那只羊离开年轻的奶奶那只羊去另一个世界，是件多么凄苦的事情；更不难想象，我那位在乌发全白之时还酷爱照镜子、极为臭美的奶奶，在我爷爷离她而去之后何等寂寞！

我非常感激上帝安排我这个在漂亮面前极为挑剔的公羊来做奶奶的孙子，但我一直不敢相信，我怎么就没能从奶奶那只羊那张失去了光泽、活力、弹性而且尽是沟坎的脸上，找到一丝丑陋的痕迹。相反地，我在奶奶那只羊举手投足间找到了属于她的漂亮和美丽。

当身为公羊的我顽皮地对奶奶那只羊说：“奶奶，你说说你年轻时怎样和我爷爷恋爱的！”我眼前的那位已有六七十岁的老母羊的脸上忽然就浮上一团羞涩的红晕。我更进一步，说：“奶奶，我爷爷当年是怎么亲你的脸蛋儿的！”老太婆在一种非常幸福的不好意思中，举起她僵老的手臂，佯装出要打我这个小调皮鬼的样子，但她偏偏又将我拉在了她的怀里，非常美丽地羞涩着说：“你爷爷挺坏的！”奇怪的是这只老母羊的样子，使我这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髦公羊想起了一句诗：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